

灾难的 标志



● 当代苏联中篇
小说选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灾难的标志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灾难的标志 / 瓦·贝科夫著 范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ЗНАК БЕДЫ

本书根据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83年第3、4期译出

灾难的标志

〔苏〕贝科夫 著

范 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5,000

196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 册

ISBN7-5327-0058-5/I·025

定价 8.90 元

时光和人们都有些遗忘了从前在这里存在过的那个地域辽阔的田庄。它的遗址仅仅在某些地方的外表上看得出来，因为有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基、小山一般堆积着的砖头，还有穿堂外面从前入口处的两个石阶。这些门前的石头就堆在许多年前原来的地方。附近有些火红色的小蚂蚁选中这里作为蚁窝，便顺着陷到地里的、低矮的阶磴，忙碌地奔来跑去。峡谷里的赤杨树丛紧靠着院子，使得这个农家的场地显得拥挤；在灶屋的地点，挨着牛蒡、荨麻和悬钩子，密密匝匝的野蔷薇丛显得益发茂盛、挺秀。水井的痕迹都没有了，井栏朽烂，或者可能是被人们拆毁了，井水似乎派不了用场，它干涸了，给吸进了大地的深处。在曾经盖着一所农舍的地方，有一棵幼小的野梨树从杂草丛中向阳伸展着枝叶——也许是从前丛生在这里的那些弯腰曲背的梨树的下贱后裔，说不定是由森林里的小鸟衔来的种子失落在这里，意外地生长起来的。

从小路上，大道上，已很难认出从前那个田庄了。从前那个农家大门口的两棵菩提树也只剩下一棵；它们曾经是那么婀娜多姿。另一棵已经不在了，就连剩下的那棵也只剩下一副凄凉的样子：它给烧焦了，剩下一面，树干又臃肿又丑陋，尽是疖疖疤疤的裂缝和窟窿，简直整个儿都腐朽了，可它还支撑住几根强壮的树枝，真是不可理解。从森林里飞来的小鸟，不知为什么从来

不栖息在它的树枝上，而宁肯飞落到附近高大的素杨树丛上。乌鸦或许还记得一些什么，也可能由于自古以来的本能感觉到在这棵残缺不全的树上存在着祸害的精灵，很久以前的灾难的标志。这个不祥的标志表现在这里的一切方面：表现在烧成灰烬的田庄的残垣断壁上，在野地里怡然自得的杂草和悬钩子丛上，表现在多刺的野蔷薇，甚至弯弓似的幼小的野梨树那洋洋得意的难以接近的样子上。只有一棵幼小的、稚嫩的花楸刚刚在野草丛生的堆放杂物的小屋中央长出屈指可数的几片叶子，那大胆而毫无防范的样子使人觉得它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是希望和另一种不可知的生活的化身。

大概这里所有剩下的一切都属于被腐朽与乌有征服的过去。

这就是留下来的一切，除了不受时间支配的、包罗万象的、人类的记忆——这种记忆具有把过去变成现在、把今天联结未来的自古以来天生的能力……

这头母牛忍着饥饿，啃着被夜间的露水沾湿的青草，它象通常一样，沿着自己走过的路线从容不迫地往前走着：顺着大道，沿着杂草丛生的沟渠、路堤的边沿，穿过有许多光滑得仿佛喂得肥头大耳的公猪似的大圆石头的、长满青草的谷地，再往前向那合抱着一座小山冈和一个农家的宽阔的弧形森林的边缘走去。斯捷潘妮达知道，这头母牛在林边就会拐进绵羊谷那个方向，因此在赤杨树丛那里，她应该把它看得紧一些，以免它走失。鲍鲍夫卡是一头机灵的母牛，虽然是头花牛——黑底白斑——但是假使它走失到了哪里，那么你就得跑遍灌木丛去找它了。然而，

这是林边，它无处可去——不高的路堤和光秃秃的土豆田，在这儿还可以坐下歇歇气儿。所以斯捷潘妮达将胯股紧靠在一块大圆石头旁边，一双光脚更重地踏到地上，间或望望她的鲍鲍夫卡。

天气并不寒冷，尽管两脚由于沾到青草上的露珠弄湿了，感到有点儿冷，再说，又起了风。天空布满越来越厚的雨云，太阳打早晨起就没有露过脸；灰蒙蒙的、一望无际的空间充斥着在野外毫不止息地簌簌作响的风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避开这风，将短棉大衣裹得更紧一点，动也不动一下。大路旁边，如同这些日子通常一样，没有行人，静悄悄的，现在这儿很少有人走来走去，也已经没有任何人乘车来往。如果偶尔有人走过，那么更多的是在早上——那是某一个女人匆匆忙忙地打附近的乡村跑到市镇上去，她要到傍晚才回来。道路这样荒凉寂寥，一成不变，使斯捷潘妮达感到十分难受，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以后：不久以前这儿总是响着机动车辆、大车、马匹以及数不胜数的一列列军队走过的嘈杂声，它们都日日夜夜地往东开去。似乎这种伟大的进军是无穷无尽的，而与此同时，这个农家的惊惶不安的无谓奔忙也就没有止境。大路旁边的田庄：什么事情都用得着它——大家都看得见，这是众所周知的。斯捷潘妮达和彼得罗克迎送着各个来往的行人（他们有乘车的；有徒步奔走的；有停下脚来换双鞋子，填填肚子，或者热得在菩提树下歇一会儿的；还有给马匹喂饲料，自己也稍微吃点儿点心，顺便问一下道路上的情形的），忙得筋疲力尽。的确，有一天傍晚，大路上比较空了，人来车往显然大为减少，准备完全停止下来，机动车辆已经不再开来开去，而红军队伍却从道路上拐过弯去，成散兵线分布在止区地里。两位指挥员弯到这个农家来，将地图端详了又端详，看了老半天；他们

的一个军马饲养员请求借一只水桶饮马，并且说，这儿就要发生战斗，留在这个庄子里是危险的。斯捷潘妮达大吃一惊，便将一根绳子扣住牛角，把它牵着穿过灌木丛跑到绵羊谷。彼得罗克留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管这个田庄是不合适的。斯捷潘妮达饱受惊吓，在桦树林里坐了一夜，次日又坐了半天。午后，一群飞机隆隆作响，大地顿时颤抖不已；有的地方轰地一响，咚地一声，于是谷地后面的天空中升起一根灰蓝色的烟柱。斯捷潘妮达渐渐不再感到害怕，恢复了常态；她明白过来，这还远哩，是炸在大路上，八成还要远一些，是在镇上。然而，一切很快静息下来，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她等了一些时候，战战兢兢地把母牛牵回自己的屋子，并不指望会找到自己完整的房屋以及活得好好的彼得罗克。但是，这个农家好象没有出过什么事似地、静静地矗立在离开大路不远的菩提树下；而她的彼得罗克已经打地窖中出来，细小而难看的胡子上沾着干草，在院子里安然无恙地走来走去；从木栅栏后面飘来了他那自己卷的纸烟散发出的熟悉的烟雾。

那一夜红军在种植土豆的小山冈上遗留下一条尚未挖好的堑壕，开拔到附近的什么地方去了；大路上依然空荡荡的，声音沉寂下来，到早上难得有几辆军车转回来，绕到库利巴基去——机群在松林后面炸毁了横跨净是沼泽地的杰列维扬卡的桥梁，要驱车走大路赶到镇上去已经不可能了。

开始了在德国佬统治下极不习惯的新的可怕生活，这种生活逐渐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在这个地区确定下来。维谢尔基的集体农庄解散了，大家纷纷拿走了它那不多的财产、农具、马匹，斯捷潘妮达也差彼得罗克去牵回自家以前给收归农庄公有的那匹母马。但是，集体农庄里找不到那匹母马——在德国佬来的前

一天，有人派一个半大小子赶一辆马拉大车到火车站去，他就再也没有打那儿回来。斯捷潘妮达朝彼得罗克大叫大嚷，因为假如出了这样的事，那就应该再牵一匹马回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马使可怎么行呢？那该怎么活下去？然而，这个愣头愣脑的老彼得罗克，难道会象象样样干一桩事儿吗？他只知道一桩事儿——默不作声地吸马合烟，散发出臭烘烘的烟味，那么，现在你就去过活儿吧。还好，总算还留下了鲍鲍夫卡，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了，暂时要有两个人喝它的乳汁。可往后又会怎么样呢？

这时，鲍鲍夫卡想必在路边坚硬的斜坡上吃草感到枯燥无味，它便登得高一些，走到大路的边沿上去。斯捷潘妮达从石头上站起来——不该让母牛跑出路堤，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还会碰上什么人。的确，在德国佬统治下过的这两个月的生活中，她心里清楚，无论你怎样躲避，什么坏事儿都免不了会碰上的；要是他们想要什么，那么他们就会找到什么。况且德国佬已经在镇上的警察局里找到了帮手，那些人认识这儿所有的人。上个星期在广场上绞死了两个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小学校长，她的菲妮卡和费杰卡就是在那所小学里读书的。就在那里，在镇上房屋的墙壁上和篱笆上，贴着一张发白的布告，声称必将严厉惩处每个不服管辖的人，尤其是反抗德国政权者，对他们决不宽贷。

斯捷潘妮达爬上路边的斜坡，用长竹竿从后面轻轻拍了一下鲍鲍夫卡，于是这头母牛便立刻循规蹈矩地踏着步子，顺从地走下来，往沟渠那边走去。不消说，这儿的青草不太可口——是杂草和苦菜——但是，好歹能吃上一天。斯捷潘妮达在大路上稍稍站了一会儿，从路堤上往四下里打量着自己那极为熟悉、了如

指掌的农家的田地。已经十年过去了，这田地不再属于她和彼得罗克而成为集体农庄的，可如今将归谁所有呢？德国佬未必会把土地交给农民，他们大概知道倘使放了手，那么，就抓不回来了。不管它是怎么样的，这块土地，这座被上帝称为各各他^①的该死的小山冈，她总是可怜它，就象一个母亲总是可怜自己患病的、幼小的独生子一样。她这个并不年轻的女人的双脚不知在这儿走过多少次，她那疲惫不堪的两手也不知干过多少活儿！她跟彼得罗克在这儿耕耘、播种、收割、施肥，捣碎一团团粘土，特别是在那里，在砂质粘土地里。后来费佳也参加了这种并不复杂的农业劳动。而非妮雅想要读书，就到明斯克去了。如今她的孩子在哪儿呢？菲妮雅嘛，要是碰上好运气，及时撤到东部地区，眼下正待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那么，她或许还活着。可费杰卡呢？他在秋天参了军，冬天从拉脱维亚寄来了三封信，只是刚开始在坦克部队里服役，可这会儿在打仗哪！他在哪儿，他是不是还活着？

太阳穿过浮云的狭窄裂口，射出叫人意外的寒冷的光，照耀着大地。萧条凄凉的秋天的广阔原野顿时失去了它那沮丧的模样，宛如在向期待已久的阳光的抚爱莞尔微笑。小山冈上的维谢尔基村排成一长列伸展在道路一旁，它那菜圃、花园和建筑物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远一点儿的地方，那齿状的郁郁葱葱的云杉林发出蓝莹莹的色彩，而近一点的地方和右侧，道路犹如细长的带子穿过山坡，那上面茂密幼嫩的松林一片葱茏，显得生气勃勃。这个农家的田庄座落在田野的后面，密林的一旁；它在

① 《圣经》传说中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处，在耶路撒冷附近。此处系借用典故，详见本书第十四节。

两棵老菩提树的强壮有力的树冠下面投下长长的阴影。这就是她的亚希莫夫斯基庄园。斯捷潘妮达益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竭力要看清楚在那里的彼得罗克，想知道老头儿在忙活些什么。早上，她一边将那头母牛赶出来，一边叮咛他在家里得干些什么，而主要的是——必须在菜园里用泥土把土豆堆藏好，使它保持温暖。然而，那儿看不见彼得罗克，何况太阳很快就藏到乌云后面去了，这个农家的场地变得晦暗、阴沉起来，因而她到底来不及在她家堆放农产品的小屋那里看清楚什么。

斯捷潘妮达打路堤上走下来——干吗没事干直挺挺地站在路上，——慢吞吞地去找母牛了。

她已经离开石堆很远了，到林边近在咫尺，忽然她听到从道路后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留神倾听着，当路堤上一出现那只好动的小狗鲁杰卡时，她便放心来了。小狗跳到路边上，顿时站住不动了，它一认出这个女人，便兴高采烈地摇起尾巴来。顺着风儿，又传来结结巴巴、喉音很重的叫嚷声，于是斯捷潘妮达明白过来，是扬卡从维谢尔基出来，在道路那边牧放他的牛群，就象她将鲍鲍夫卡牧放在道路这边一样。他真的就在鲁杰卡后面出现在路堤上了；这是个长腿少年，穿一件深色衬衫，下端塞在裤子里，手中拿着一根鞭子。斯捷潘妮达常常在这路边的田野里或者灌木丛中遇到他，他总是牧放着那四头母牛；而她常常由于可怜他而感到心里憋得慌——他是这么瘦骨嶙峋，得不到照顾，穿一条褴褛的裤子，腰里束一段绳子，而且总是光着脚丫。他面露困惑不解的惊慌神情，端详着她的脸，仿佛想了解什么而没有弄明白；有时他会努力做手势，发出生硬的喉音，用她无法理解的语言讲一些什么，他那出人意料的语言和动作往往会把她吓一大跳。有时候她竭力想告诉他一些什么，然

而，他仍旧用那喉音极重的叫嚷声回答她，使她不知道，他究竟听懂了些什么。但是，当她递给他一个土豆或一块夹脂油的面包时，他立刻拿过去，在田埂上坐下，把东西吃得精光。好象他常常饥肠辘辘地跑来跑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是生活在亲娘身边，而是住在乡下几个一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里，所以从春天起就要牧放牛群，为的是弄到吃的东西和有座屋子住宿。

这时，这个牧童朝他自己的牛群扫了一眼，在空中抽了一下鞭子，走到斯捷潘妮达身边，默默无言地在路边坐下。他那双布满伤痕的脚齐膝盖从粗麻布裤子里露了出来，他两手怕冷地交叉着放在胸口，身子蜷缩着，胳膊肘顶在膝盖上。

“噉—噉，啊—啊—啊！”他试着讲点儿什么。“暖—暖—暖！”

谁知道，是什么念头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那头发蓬松、戴着一顶帽檐折断、揉皱的鸭舌帽的脑袋为什么打着哆嗦，他那天真无邪地睁大着的眼睛里的表情又说明了什么？斯捷潘妮达有时将鲍鲍夫卡放在他那里半天或一个早晨，碰上这种时候，她就回到场地上，竭力为他找一样什么礼物——一块油炸饼，一块油渣，一把豌豆或者哪怕打树上摘一个熟透的苹果也好。眼下她可什么也没有。

“冷吗，扬诺奇卡？你怎么没有带一件暖和点儿的衣服？”她从下面望着他，含着责备的意味说道。

“啊—啊，暖—暖—暖！”他一边啊啊地叫着，一边摇摇手。

“这样的风会让你伤风生病的。你懂吗，你会生病的，”她轻轻拍着自己的胸口说。“去拿一件什么衣服吧！拿一件衣服，穿了好暖和点儿！”

扬卡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跃跳到道路上，朝自己那一小群牛

瞥了一眼。

“啊——啊——啊！呜——呀——呀——呀！”

“去吧，去吧！”她说。“我看着。我看着！”她提高声音重复说了一遍，用手指指他的几头牛和自己的鲍鲍夫卡。

他明白了什么——很容易就明白了，仿佛是听见的，这使她感到惊讶。他一边从道路上朝下跑，一边挥着鞭子将前面的一头黑牛赶回头，飞快地向松林跑去；在松林旁边看得见打大路到维谢尔基的拐弯处。起初鲁杰卡跟着这个半大小子跑着，但是，似乎记起了它放牧的职责，便折回来，蹲在离斯捷潘妮达不远的路边。

“鲁杰卡，鲁杰卡，到这儿来！”斯捷潘妮达叫唤道。然而，鲁杰卡只是动了动耳朵，关切地环顾着静静地在沟渠里和道路的斜坡上吃草的牛群。一般说来，这是一只很好的狗，尽管有点儿滑头，它不是看见人就跑过去，看见人家手里有吃的就嘴馋。

斯捷潘妮达为了不致错眼看不见扬卡的牛群，便将鲍鲍夫卡赶到大路的那一边，自己就留在路堤上。她从这里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所有的母牛。在道路干燥的青草上行走，双脚觉得舒适一些，然而，这里的风大，于是她便扭过身去，背风站着。天空中层层叠叠的浮云急速地飞驰着，不知道太阳走到什么地方了，是不是快天黑了。然而，她感到时间早就过了中午，是一两点钟光景，野外就要昏暗下来了。以前她喜爱并且期待着一天中的这个时刻，那时干完了田里的活回到田庄，一家便团聚在一起了。为各种各样的家务忙活，这一切从来没有使她觉得劳累，甚至在干完令人疲劳的庄稼活以后也是这样。如今，夜晚的降临很少使她高兴，炉灶旁的粗茶淡饭对她也没有吸引力——一家人可以说都不在了；几个老头儿相继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子

女长大成人以后都飞了，一切跟他们有关的好好坏坏的事儿都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彼得罗克，可是两个老人需要很多东西吗？凑合着随便吃点儿什么，把穿破的光板皮袄裹紧，便侧身躺下，连生个炉子暖一夜也懒得动手，这样就算很不错了。的确，还有牲口：畜栏里有一头母牛，一口小猪，还有十只母鸡。必须喂它们饲料，供它们饮水，照看它们。她那简单的家务差不多仅仅限于这些事情。

维谢尔基牛群中的一头年轻的红牛开始落在其他几头牛后面，于是斯捷潘妮达朝它低声吆喝了一下。但是，这头红牛看来没有听惯陌生的声音，并不忙于赶上牛群。斯捷潘妮达便走下路堤，走到后面，驱赶这头母牛。当她重新走上大路时，她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他打松林那个方向飞快地跑来，连脊背上的衬衫都鼓起来了。不过，稍稍待一会儿，她仔细一看，便认出了正在奔跑的扬卡。然而，他为什么回来，为什么不跑到维谢尔基去？她含着被风吹出来的眼泪望着他，不知怎么心里一阵难过——一种自己也没有弄明白的恐慌从这个牧童的心里传给了她。

斯捷潘妮达站在大路上发起愣来，已经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仅仅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坏事。后来她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的这种预感，这种预感把即将使她的生活发生突变这件事如此确切无误地告诉了她，这使她觉得惊讶。她是怀着近乎恐惧的心情迎接扬卡的。那个牧童没有跑到她跟前就从路堤上跳下去，走到最前面的一头牛跟前，扬鞭抽了一下，怒气冲冲地将整个牛群赶回去。几头母牛起初不大情愿，接着，才一头跟着一头顺着沟渠跑去，而且很快跑到林边，而扬卡则很响地不知叫嚷着些什么，他还不时在空中扬扬鞭子，用手指指后面。他的脸庞

由于恐怖和惊异而变了样，于是斯捷潘妮达犹豫起来，然而还是把自己的鲍鲍夫卡叫回去。看来在那里，在松林里，出现了危险的迹象，因此必须逃命；她是这样理解扬卡的惊骇的，而且自己也提心吊胆起来了。

过了一刻钟，他们将整个牛群赶到了道路一旁的沼泽地边沿上的赤杨林丛里，她便走到扬卡跟前。这个牧童一边以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她并不熟悉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一边喉音极重地叫嚷着，惶惶然地试着解释什么，一个劲儿地用手指着大路。

“那儿怎么啦？怎么啦？”斯捷潘妮达看见扬卡那被风吹得极粗糙的、布满雀斑的脸上睁得圆圆的眼睛里闪烁着充满仇恨与悲伤的惊恐神色。然而，扬卡只是做着手势，一味朝灌木丛指指点点，双手在空中划着圈儿，并且用手指画着什么。斯捷潘妮达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

“我的天哪，真不该生下这样的笨蛋来！”她破天荒第一次苦恼地寻思道，同时留神倾听着。但是，赤杨树丛中静悄悄的，风在树枝间簌簌作响，有一头母牛钻进丛林，老远传来干树枝喀嚓喀嚓断裂的声音。听不到道路那边传来的任何声响，所以斯捷潘妮达决定朝松林走去。

“你看着鲍鲍夫卡吃草。喂，看着这头母牛！我下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扬卡只是含糊不清地哼哼着，摇摇双手，不知是懂她的意思还是表示不同意；她等了一会儿，便小心翼翼地溜到道路上去

了。

大路上照旧什么人也没有，宛如松林旁一样。她站了不多一会儿，思忖了一下，便爬到路堤上，沿着沟渠疾步走去。

她无论如何弄不明白扬卡出了什么事，尽管她一直在望着大路远处的尽头，四次停下脚步倾听，拿不定主意。维谢尔基村依然鸡犬无声，如同她的农舍旁边种植土豆的土坡上一样；迎面吹来一阵阵的风，她觉得太阳眼看着就要从乌云后面露出脸来了。不过，太阳还是没有出来。当一个可怕的声音第一次传到她那小心戒备的耳朵里时，她已经走近那松林了；这蓊郁葱茏的松林在道路两旁留下了不很宽阔的通道。仿佛在松林后面，在冷风呼啸的空中，滞涩地发出了一个遥远的、沉重的碰撞声，于是她猜测到的一个情况刺痛了她的心：是桥！是的，在阔叶树的小树林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不远的地方，在道路的拐弯处，那里打夏天起，大河上便矗立着被炸毁的桥梁的残骸。

斯捷潘妮达放慢了脚步，打算站定下来，但是她没有驻足不前，而是迅速跑到林边，以免在道路上行走，拐进了针叶树的密林里。

从这里到她的农舍近在咫尺，她认识这儿所有的林中空地和羊肠小道，她的双脚在这上面走了许多年了。她几乎是奔跑着，给多刺的树枝扎得生痛，走过生长着幼小的针叶树林的小山冈，她小心翼翼地林边眺望那有一条打这儿看不见的弯曲小河的又宽阔又空旷的草地。从桥那边传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声，地面上发出了从四轮大车上抛下圆木的沉浊的声音，她从脸上擦开刺人的松树枝，便呆若木鸡似的站着。在河边桥旁的大路上，在被炸裂的路堤上，有些人在慢吞吞地干活：一部分人挖掘着泥土，另一部分人从大车上卸下圆木，而在堆得高低不平的桩子和长方木旁的陡岸上，有几个男子汉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身穿人们不熟悉的军服，肩上扛着步枪。其中一个戴一顶帽檐很大的高耸的军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另一些人则一声不吭地

聆听着，忧虑重重地打量着被炸毁的桥梁的残骸，于是她蓦地怀着意想不到的恐怖感明白过来——这些是德国佬！

二

“现在怎么办？德国佬会干出些什么事？我们的人在哪儿？”彼得罗克忧心忡忡地思量着。“再说，往后怎么过日子呢？”

这些触目惊心的问题多如牛毛，而且找不到其中哪怕一个问题的答案，也无法回答其余的问题。用不着绞尽脑汁，悲天悯人，说不定眼下什么也别想才好，你不得不接受为你准备好的命运。

但是，各种念头还是钻到了脑袋瓜里，心里觉得极不痛快：纠缠不清的忧伤宛如一只小蠹虫，打战争开始就咬噬着他的心，消除这种心情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能说，这个农家的情形完全糟透了，在德国人的新政权下有什么变化。恰恰相反，这里差不多一切都是老样子：正如往常一样，秋天尽在忙着收割庄稼，有一头母牛，牲畜栏里传出来一口小猪的叫声，院子里几只母鸡在走来走去。家里有种种口粮：菜园里有甜菜、白菜、土豆，草棚子里放着三堆一捆捆的谷物——这是他跟斯捷潘妮达在临近秋天时到被遗弃的集体农庄的大田里收割下来的。饭桌上有面包，甚至比从前更多，而土豆还可以去挖掘——在木栅栏后面的各各他有集体农庄的土豆，这就是说，如今是不属于任何人的。维谢尔基的娘儿们，凡是大胆一点的，不等什么人允许就悄悄地到路边去挖。也没有人会妨碍他去挖掘几麻袋土豆，把它们堆藏起来，这个活他在一星期之内都干不完。斯捷潘妮达吩咐今天要堆藏完毕，瞧，她就要牵着牛回来了，又免不了互相吵嘴。但是，彼得罗克的心并未放在

活儿上，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别的事情，他苦恼极了，没完没了地抽着家里种植的自制的烟叶，活象一个病人，一会儿坐在门坎旁的矮凳上，一会儿在院子里没有目的地徘徊着。然而，他的注意力并未停留在任何东西上面，周围的一切都是看惯的，他都了如指掌，并且已经把它们看作自身的一部分。不过，这也不奇怪：他们在这儿度过了二十年艰难困苦、缺衣少食、操劳忙碌的生活，瞧，这种生活已开始走下坡路，而另一种生活是不会有。由上帝赐给他的这种勉强维持的生活，本来很可能过得即使不是丰衣足食，至少也是太太平平的。假如不是爆发了战争……

近来在下过雨以后，门廊旁和木栅墙下边长了许多茂密的小草，因此，这儿总是湿漉漉的，彼得罗克选择了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顺着墙脚周围的土台走着，在院子中央停下脚步。他在这儿当了许多年主人，好也罢，坏也罢，他总算治理着这个田庄，可是，如今他似乎在用陌生人的眼光看着它，仿佛他要出门乘车上哪儿去了，他即将跟这个生活过的地方告别。不过，倘若仔细想想，那也没有什么好惋惜的。屋子早就不新了，虽然从前弄到的木头很好——是一种年轮很多、树脂很浓的松木；虽然墙壁的圆木稍稍有点裂缝，但没有一根是朽烂的。这屋子勉强支撑得住，大概还能使用。马厩的屋顶倒是应该修补一下，烟道旁边打春天起就开始漏雨，就象那间灶屋一样，那间灶屋隔着一个穿堂和屋子共有一个屋顶。灶屋里甚至漏得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下暴雨时在粘土地上能聚起一个个水洼，这下斯捷潘妮达就责备起来了：一个夏天都不打算把窟窿补好。然而，彼得罗克是真的不打算干吗——不是的，他另有原因，主要是，他不太愿意拖着自己这把老骨头爬那摇摇晃晃的高凳梯子上屋顶。他心里